

于晴作品集

亲密宝贝



03

可失忆的她能接受他吗？
这可得靠他的“哄瞒”功夫了爱！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子晴

作品集

亲密宝贝

图书在版编目 (CLP) 数据

于晴作品集、台湾于晴著·一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11

ISBN7—204—03243—8

I 于… II 亲…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62245 号

于晴作品集

亲密宝贝

于晴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印刷

1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45 插页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204—03243—8/I·557 定价：9.80 元

作者简介

于晴原名范静郁。在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于晴和席绢是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的比翼鸟。

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她们文化都不算高，不过是专校毕业生，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吧。出道都很晚，席绢是1993年发表处女作的，于晴也在此时一炮走红，席绢以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席卷台湾。于晴与席绢不同，初时平平，越写越火，到最近的《金锁姻缘》、《龙的新娘》简直有红透港台之势。这两个万盛的“当家花旦”竞赛似地成长，巾帼不让须眉，加上另两位女作家，林晓筠和沈亚，把素以武侠之霸气雄踞榜首的台湾俗文学出版界闹了阴盛阳衰。四小名旦每人以每月一部的速度推进，简直令人瞠目。

相比之下于晴虽也是纯情一族，但运思添了许多匠心。以《为你收藏片片真心》为例，自命风流，向往自由害怕婚姻束缚的“五剑客”，他们坚守独身主义，一直固守心中的感情堡垒，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极佳的防护，然而，在遇到了似乎“前缘命定”的女子以后，一个个瓦解了独身主义的防线，在爱神的如唤下，他们一一弃甲投降。

作者执着地热爱今天的生活，她鄙夷封建社会嘲讽封建社会，她也傲视未来，她对今天情有独钟。她在献给读者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毫不隐瞒地端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至此，于晴目前创作的爱情小说已全部推出，可以预期大陆广大青年读者继琼瑶之后又将掀起一股于晴热。

第一章

齐氏集团副总裁齐需阳三度解除婚约。

巨大的标题醒目地刊登在众多报社的综艺版上。由社会版一跃为影剧版,原因无它,只因这回解除婚约的对象是个当红歌星。

扔下报纸,齐需阳有些烦躁地靠向椅背,想厘清心中纷乱的思绪。习惯性地,他拿出香菸想藉此安定心神,却又像是想起什么似地,只点燃了它,任它在手指间缓缓燃着。紧张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必须藉点什么以便控制它。无奈地叹了口气,懊恼的闭上眼睛,而后像是冲破黑暗,重见即将来临的曙光般,他倏地睁开黑色深邃的双眸,移向墙上一幅连他也看不出所以然的抽象画。奇迹地,他激动的情绪在刹那间趋于平静。

浮起一个温暖的笑意,松解的心情仿佛散布到全身似地,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先前令人困扰不安的原因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

“齐先生,顾小姐来了。对讲机兀自传出礼貌又像是松口气的笑意。齐需阳立刻站起他一百八十公分高的身躯,愉快的声音未加掩饰的流露出来。”你知道该怎么做。”

“我马上拿过来。”

对讲机才刚关掉,不经主人同意,门就“砰”一声地打开了。

进来的是一名年轻女孩和一只胖得离谱的牧羊犬。

他微笑地打量女孩。过肩微卷的长发随意用一条褪色的黄色丝带绑了起来,白里透红的肌肤在齐需阳眼里

· 亲 密 宝 贝 ·

是用任何一套化妆品也无法塑造出来的,尤其是天生宛如洋娃娃般的外型曾让他发誓不让任何廉价的衣服亵渎她的美,而这一点他始终没有做到。不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金钱来达成他的誓言,而是即便是洋娃娃也会有她自己的意志。

就像今天,一件牛仔裤和鹅黄色衬衫就是她全部的装束,没有丝毫跟随潮流的意念。

她就是她,一个争女性独立而又充满同情心的女孩子,也是他齐需阳的异姓妹妹。

淡淡地笑了笑,在打量她的同时,他也任由她大力拥抱着。虽然她娇小得不及他肩膀,但力道却大得出奇。

“大毛哥,好久不见。”顾心娃一如往昔一般选择同样的字言做为开场白。

“的确是好久不见了。”他挂着罕见的笑容在她颊上亲昵的印上一吻。“这回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他无视那只体积庞大,在齐氏拥有唯一特权的牧着犬懒懒地打了个哈欠,走到他办公桌下蜷缩起来。

顾心娃偏着头看他,“你猜。”

“我对猜谜游戏向来没兴趣。”

她双臂环胸的靠在桌边斜睨他,“我是为你而来。”

“为我?”他不太高兴的猜着她来的目的:“你看过报纸了?”

她摇着头,“国家大事我从不注意。”

她注意到他暗松口气的表情,眼角瞄到桌上摆着几份报纸,不顾齐需阳的阻挡,她溜过去眼明手快的抢过报纸。

她瞥了一眼版名,“大毛哥,你没有看影剧版的习惯吧?”相处二十多年了,对于齐需阳的一切喜好,她可是摸得一清二楚。

从小,顾家四兄妹虽毫无血缘关系但亲如手足,若不是齐需阳找到生父,中途改姓为齐,至今他应该仍是叫顾需阳,是顾家兄妹的长兄。每每思及此,心娃总是怅然若失,如果当初齐需阳生父齐谷清未曾出现,齐需阳就不会

出国留学,为进入齐氏做好万全的准备,放弃了他真正的兴趣。那仿佛是很遥远的一场梦,一个小女孩带着几分好奇、几分不解地听着她的大毛哥哥诉说着所有的梦想,而今梦早已褪色,留下来的是无情的现实,逼得齐需阳不得不保护自己。“冷血”已成了他在商界的代名词,但在心娃来说,齐需阳永远都是她最亲密、最贴心的大哥。

齐需阳注意到她有些黯然的神色。“娃娃,怎么了?最近过得不开心?”他关切之情溢於言表。

笑着摇摇头,她的眼光移到巨大的标题上,然后脸上立刻浮起明显的惊愕。

该来的总会来的,齐需阳无奈地准备接受她的炮轰。

“齐氏集团副总裁齐需阳三度解除婚约?”她半嚷着报上的标题,引起桌脚下牧羊犬慵懒的睁开眼睛望了女主人一会儿,确定那只是她平日高分贝的叫声,又继续阖上眼睡觉。

“大毛哥,你又解除婚约了?”

“显然是。”他不想多作解释。

“为什么?”

“没有任何原因。”齐需阳表情一片空白的回答。

“没有原因你会轻而易举的解除婚约?老天!上个礼拜,二毛哥才通知我,你知马姊已经决定婚期,怎么可能才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又解除婚约!”

她想起马纯欣和大毛哥站在一块是完全的登对。虽然她谈不上对马纯欣有什么认识,而马纯欣似乎也若有若无的表露出不太欣赏她的模样。不过对于齐需阳的选择,她向来是举双手赞成,但她绝对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解除婚约的地步。

齐需阳对于解除婚约一事倒是看得相当的淡然。

“娃娃,你中午有空吗?”他的反应与心娃形成强烈对比。

她不理他,转移话题:“是马姊惹你不快?”她深知齐需阳不会无缘无故的解除婚约。

“不是。”

· 亲 密 宝 贝 ·

凝视着齐需阳没有表情的脸孔，心娃突然想到受到伤害的也许不是马纯欣，而是她外表冷淡、内心感情纤细的大毛哥。

她上前亲密地搂住他的腰，抬起头小心地观察他的表情。“老天，你一定受到很严重的感情伤害，是不是？”她的声音小了许多，同时暗骂自己没有顾虑到他的感受。

齐需阳有一股想爆笑的冲动，但他勉强忍住，不想伤及她脆弱的心。

“以前我每谈一次恋情失败后，心理上受到的创伤跟你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不过没关系，你还有我，我可以当你倾吐的对象。”

“没错，我还有你。”他柔声道。

眨了眨眼，她始终带着小心翼翼的表情。“所以你可以说了。”

“说了？”

“我保证绝不告诉二毛哥和三毛哥。”

“娃娃，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声明立场。

“你在骗我。”

“我从没有骗过你。”

心娃皱起眉头。“你每回都是这副模样。连续三次解除婚约，你始终不曾表露出你的悲伤，你是不信任我吗？”

“我当然信任你。”

“而你宁愿把所有的痛苦、悲伤全一古脑儿的塞在你的心里却不愿告诉我？”

“我没有痛苦，也没有悲伤。”齐需阳淡淡地笑着。

心娃偏着头仔细打量他好一会儿。“你没说谎？”

“我像是在说谎的样子吗？”

“大毛哥，你愈来愈难理解了。”

“或许吧！”他听见轻脆的敲门声，秘书葛天娜微笑地捧着一盒双叶冰淇淋走进来。

心娃眼一亮，暂时忘却质问齐需阳，低低欢呼一声：“天娜，你真是我的知己。”

“不是我，是齐先生吩咐的。随时在职员室的小冰箱留着心娃小姐最喜欢吃的冰淇淋。”葛天娜将冰淇淋交给她，低低在她耳边说了一句：“你是我们的救星，齐先生一整个上午都在生闷气呢！”

心娃朝她亲昵的眨了眨眼，目送她出去后，转向齐需阳。

“现在言归正传。需要我帮你在中间说好话吗？”

“不必。”齐需阳倒是一副看开了的样子。

“你难道一点也不留恋？”心娃不明白他的心。

他长叹口气。“娃娃，男女之间好聚好散。既然我们彼此不适合，就不应该再错下去。”

“如果我记得没错，这是上回你解除婚约的藉口。”她试图对他板起脸。

“娃娃！”

无奈地耸耸肩，心娃有时候拿她这个大哥也没办法。

“好吧！既然你不愿让我居中调解，至少你也应该澄清一下误会吧！这些记者把你形容得好像全世界小至三岁，大至八十岁的女人你都想要。”她忿忿不平的说道。

“那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他不想说出那是马纯欣召开记者会，企图毁坏他的形象，毕竟是他解除婚约在先，所以才引起她报复的心态。但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女人，即使是她未来妻子用恶毒的言语侮辱他的娃娃。

他想起昨晚，马纯欣无法忍受他一而再的拿她与娃娃比较，终于对他口出恶言，甚至提出解除婚的要求。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惹得马纯欣连夜召开记者会，加油添醋的把她说成一个小可怜，而他就是那个该下十八层地狱的负心汉。

但一点也不后悔，他只感激他及早认清了她的真面目。

小心翼翼地观察齐需阳阴晴不定的表情，心娃提忧地看着他。

“大毛哥，你没事吧？”

· 亲 密 宝 贝 ·

他回过神，温暖的神色立刻浮现在他眼底。“我很好。既然你不是专门来质问我解除婚约的事，那么你一定有更重要的事了？”他故意转移话题。

但他没想到心娃的脸色会由关切转变为愤怒。

“是你，对不对？”她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一句。

“我不懂你的意思。”其实齐需阳对于她的愤怒已猜到三分。

“不！你懂，你当然懂。”她一气愤，就忍不住来回踱着步。“画廊经理一早通知我，我又有三幅画卖出去了。是你买的，对不对？”

齐需阳面不改色。

心娃不在乎他答不答，由他脸色就明白她想要知道的一切。

她恼怒地走到挂在他墙上的画前。“我不要靠你来施舍我，我要的是实力，由自己实力换来的成果，你懂吗？如果是你的施舍，我又何必以画画为生？就连挂在你公司墙上的这幅画都是你施舍给的钱，因为我不是出名的画家，根本没有一个人会花钱买我的画，不是吗？”她胀红着脸不停的数落着。

“娃娃……”

“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谈不上有什么才华的小画家，但我一直努力着，毕竟我还年轻，如果我的画全是由我自己的大哥收购，那我画画还有什么意义？倒不如趁早改个行，随便做个什么小职员都可以。”

“娃娃！”他的语气加重了些。

她絮絮叨叨地谈下去，丝毫不想接受他的辩白：“画一直是我的梦想，也是我一直想要获得肯定的才能。大毛哥，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待在你的羽翼之下不受任何伤害，但小鸟也有展翅高飞的时候，让我一个人试试，好吗？”

“娃娃，我买画不是为了施舍。”

她嘲弄的笑了笑。“还有什么原因能让对画根本不感兴趣的齐需阳买画？以你副总裁的身分，就算想让自

己的门面好看些，也不会选择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画家！”

“我欣赏你。”

“多虚伪的解释。”

齐霁阳叹了口气，细心地为她打开冰淇淋盒子。“开始在融化了，快吃吧！”

“你在逃避话题。”她并没有被转移掉话题。

“我没有。”

心娃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他，“你答应我，从今以后绝不再买我的画了。”

“我说过，我欣赏你的画，相当……有潜力。”

“你从不会说谎的，大毛哥。”心娃瞪着他，“你的表情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我先警告你，如果你再买我一幅画，我就改行当个小职员。”

齐霁阳不做正面答覆。“想不想一块吃个午饭？”

“刚解除婚约，带个女伴，不怕引人注目？”

“你是我妹妹。”

她狡黠的盯着他，“毕竟是异姓妹妹，你不怕有人说你有恋妹情结？”

他扬起眉，“他们怎么说，并不关我的事。”

齐霁阳根本不在意那些看法，真正能让他在乎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心娃是其中他最看重的人之一。

“你不怕形象被毁，将来名门闺秀可就没有你的份。”她警告他。

“求之不得。”

心娃带着遗憾的表情：“你可以不顾大众的眼光，可惜我已经有约了。”

“新欢？”

“不，是旧爱。”

“是那个广告人？”

心娃微笑地点头。

齐霁阳想起那个年轻而又充满干劲的男人。在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齐霁阳就已经肯定他在追求心娃了。

· 亲 密 宝 贝 ·

但他不认为那男人配得上她。

心娃值得更好的男人相待。

他略带失望地注视她，“也许下回？我们兄妹俩很久没谈心了。”

“将来有个老婆就可以谈心口罗！她回答。齐霏阳知道她又想老话重提，只好先塞住她的话题：“我跟马纯欣是再也不可能的了，如果你不希望我心情烦闷，就闭上你的嘴巴赴约吧！”

“好吧。”她暂时放弃这个话题，搂了搂齐霏阳，接受他在她颊上的一吻，然后她用力踢了踢牧着犬，“毛毛，回家了。”

“呜”了一声，牧着犬抖了抖肥硕的身躯，站了起来。仿佛知道它是唯一能进齐氏的动物似的，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让心娃忍不住噗哧一笑，一人一狗走向门口。

“娃娃，别忘了星期六的家庭聚会。”他提醒她，目送她出去。

他的一副好心情逐渐淡了下来。

这种奇异似的情绪在最近愈来愈严重。每当见到心娃，他就不知不觉地开心起来，直到她离去，他冷淡的心情取而代之，使得他不得不瞥向心娃的画以试图寻求宁静。

一如现在。

他突然烦躁起的心情让他不由自主的将目光移到墙上的画。

想起昨晚，他真的很庆幸趁早认清了马纯欣的真面目，他绝对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他最宝贝的娃娃，哪怕是一丝丝言语上的侮辱，他都不允许。

包括他自己。

为了赶赴一个综艺节目的通告，无巧不巧，马纯欣遇上了曾是齐霏阳第二任未婚妻的摄影助理沈宁。

其实沈宁谈不上漂亮，唯一动人的是那双仿佛会说话的半月型眼睛，早在马纯欣第一眼见到沈宁时，就明白齐霏阳当初为何会与沈宁定下婚约。

沈宁有一双酷似顾心娃的爱笑眼眸。

想到这里，她心中就颇不是滋味。

难道她马纯欣真比不上顾心娃那个黄毛丫头？！

迅速回想起几次与顾心娃见面的印象，她不得不承认顾心娃的确美得像一幅毫无瑕疵的画，完美的眼眸、完美的嘴唇、完美的鼻梁……尤其是她那张永远带笑的脸蛋使人不禁心旷神怡，让男人俯首称臣。

但她马纯欣也算是个落落大方的美女，而齐霁阳竟无视她的自尊，净拿她与顾心娃比较。在他眼底，顾心娃是完美的化身，而她马纯欣却连她一根汗毛也比不上。

她将为此而报复齐霁阳。

她的目光移到沈宁身上，“你就是齐霁阳前任的未婚妻？”她忽略自己也刚成了过往云烟，与沈宁的地位相差无几。

沈宁平静地凝视她的双眼，“我很同情你，但你也不必召开记者会，丑化齐霁阳。”

“你在为齐霁阳说话？”

“不，只是劝你别太过分。”

马纯欣冷哼一声，“同是被抛弃的女人，我可以整得他哑口无言，而你却只能躲地墙角自怨自哀。”她根本瞧不起沈宁，“对于只当了齐霁阳三个星期未婚妻的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那颗破碎的心。”

她对任何曾让齐霁阳注意过的女人都充满着嫉妒之心。

沈宁叹口气，没有指出只当了一个月未婚妻的马纯欣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

“你无话可说了？”马纯欣冷笑一声：“像你这种人一辈子只能做缩头乌龟。今天如果不是我，恐怕你心中那股被人抛弃的怨气还无处可诉。”

“我并不想复齐霁阳，何况他并不是有意的。”沈宁只想化解马纯欣对他的恨意。

“你以为召开记者会是我报复的全部计划？”马纯欣摇摇头，“那只是我报复计划里的第一步。”她怨毒的说。

· 亲 密 宝 贝 ·

對於齐霏阳,她始终有一股又爱又恨的心情。她期望他回心转意,又恨他无视於她的存在,所以她由爱生恨,由妒生怨,惟有报复,她才能感到快乐、满足。

至少目前她的心是这样告诉她。

“你想干什么?”

“你放心。”她耸耸肩。“我不会伤害齐霏阳,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世界上不只有顾心娃一个完美的女孩。”她突然轻略地笑出声,“人是不太可能永远完善的,不是吗?”

沈宁听了几乎吓出一身冷汗。

“你别乱来。如果让齐霏阳知道你想伤害心娃,那无疑是你自寻死路。”与齐霏阳相处虽然不算久,但对齐霏阳的心态她倒是摸清了七、八分。

他可以承受任何言语上的侮辱,但关乎顾心娃安危,哪怕是一根汗毛,他都不可能保持冷静,他会杀了任何一个敢伤害心娃的人。

包括马纯欣。

但马纯欣只是耸着肩,带着一抹冷艳的笑意离开。

她已经无暇顾及这样的做法可能会为她带来的后果,她已经被一时的妒忌之火所蒙蔽。既然对齐霏阳下不了手,就让他最疼爱的人受到伤害,这是她所乐意见到的。

她甚至期待看见齐霏阳那张痛不欲生的脸孔,即使赔上她的名誉,她也要做到。

这是她对齐霏阳报复。

她如此告诉自己。

相处半年多,心娃与广告经理凌威扬的关系仅止於几次的约会。

在心娃眼中,凌威扬英俊有礼、常识丰富、对事业充满干劲,是个不可多见的好男人;只可惜他对事业过於热中,是个标准的工作狂,所以心娃打算结束他们之间若有似无的关系。她宁愿当他是好朋友,也不可能将他列为未来丈夫的人选之一。

可惜凌威扬并不作如是想。

在他心里，顾心娃是他心目中标准的妻子人选。光是一个“美”字并不足以形容她的外貌，椭圆形的脸蛋清丽绝伦，当她薄薄的嘴唇轻轻一扬，仿佛全世界都充满生机，充满希望，让人忍不住抛却所有烦恼，跟着她一起笑出声。是的，美丽并不能代表她的外貌，即使是搜索枯肠，他仍想不出任何一个贴切的形容词，他只能说，单单她的一笑就能触动他心弦深处，让他不能控制自己。

而就连她大方、活泼、善良的个性也令他激赏。

毫不考虑地，顾心娃是一个人得厨房、出得厅堂的女孩，而他凌扬威正需要像她一般的贤内助。纵使前几次约会，他藉送她回家之名，想登堂入室，却遭她幽默但不容置喙的拒绝。他虽有些不快，但他并不十分介意，因为他认为那是她保守之故。

而这也正是他将她列为妻子人选的原因之一。

毕竟一个外貌完美、气质内涵无可挑剔的女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他很幸能认识顾心娃，虽然她偶尔古灵精怪的想法让他不予苟同。

轻咳一声，她打断他的思潮：“威扬，你约我出来就是打算盯着我一晚上瞧？”

“就算是盯着你一辈子，我都不觉得厌烦。”他向来不吝啬他的甜言蜜语。

可惜心娃已经作好决定了。

她绝对接受一个肯上进的青年，但一个工作狂？！她绝不让自己陷入那泥沼之中。

她正思索着如何开口让他死心，不巧他的“大哥大”在此时响了起来。

他的眼里闪过一抹热切、兴奋的光芒，不待心娃同意，就迅速的拿起来接听。

他和对方侃侃而谈了半小时之久，讨论的不外乎是标准的生意经以及一笔广告企画所带来的利润。

心娃轻敲着桌面，暗暗叹息。

如果她早知今晚的约会无聊到令人昏睡的地步，她

就该接受齐需阳之约,起码他不会视她为隐形人,一古脑儿的当着她面沉浸於工作中;他会体贴、细心得让她感到开心、快乐。

她几乎羡慕起她的未来嫂子。无可否认的,她的未来嫂子是能得到齐需阳所有注意的幸运儿。

再叹口气,她的目光回到眼前的男人身上。

同是男人、同是事业有成、同是英俊精明,但却有天壤之别。

她耐心地等待着。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凌威扬收起“大哥大”,兴奋的光采仍未稍减。“这两天我一直在等这通电话,心娃,你还想吃什么尽管叫……”

“显然你谈成这笔生意了。”她的声音冷冷淡淡的。

凌威扬或许是个工作狂,但绝不是迟钝的男人。“你生气了?我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了。”他把她当一般女孩子似的哄着。

可惜心娃并不是她眼里的一般女孩子,她根本不吃这套。

她冷静的回答他:“没有下次了。”

“我相信你只是一时生气,我已经保证过下回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我考虑很久了,我们只适合做好朋友。”

凌威扬的眼神阴沉下来:“就只能当好朋友?”

心娃点点头。

“你有其他的男人?”

“我没有任何男人。”

“但你拒绝我!”

心娃叹口气,“我能够接受一个有工作狂的朋友,但进一步的关系我无法容忍。”

“我可以改。”

凌威扬对于事情转变到这种地步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他一直以为虽然他与顾心娃情投意合,她也能接受

他对事业狂热的态度。他迅速回想起半年来交往的情形，英俊脸庞不禁染上一抹愧色。

他承认这半年来的确忽略心娃不少，但也不至於要闹到分手的地步吧？！

不！他绝不轻易分手。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你能改，早在半年前就改，也不必等到现在了。其实没有进一步的关系，我们也算是好朋友，不是吗？”她微笑着。

“你真以为我这么容易放手？”

“你还有其他女朋友，用不着紧抓着我。”她冷淡地说，换来他一阵惊讶。

他的确是同时交往了不少女人，但心娃一直是最特殊的一个。

也是他唯一打算娶的女人。

直到今天他才愕然地发现，原来除了工作之外，心娃在他心底的地位早已凌驾於任何一个女人之上。

他后悔过去因为工作而忽略她。

心娃轻松自若的站起来。“其实我们之间根本还是普通朋友，不是吗？让我们好聚好散，将来还是朋友，可以打招呼的朋友。”

她的笑容让人不忍恨她，更令他找不出理由反驳。

他只能憎恨自己因对工作的狂热而怠忽了她，如今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

叹了口气，他扬起眉！“我们还是好朋友？”

“如你所说。”

“将来还可以见个面、一块儿吃个饭？”

心娃没有心机的笑了，她点点头，“当然。”

“那……”他依依不舍，因为等她走出了大门，她就不再是他的女朋友。

“我先走了，下回再联络。”心娃不待他站起来，就先离开餐厅。

夜风让她放松了心情。

刚结束一段恋情竟然没有感到一丝痛苦，她怀疑这